

女巫的猫
著

nwwudemao

第一世，在圣殿焚烧的瞬间，他昏迷在她的长剑之下，却不知道，她抱着他无声地哭泣……
第二世，拥有十一岁的容颜，未曾得到她的爱，可是，在他被烈火焚烧的刹那，没有注意到她坠落时眼角滑过的泪水……
原来，我们彼此一直拥有……

三生三世 傾君心

SANSHENG
SANSHI
QINGJUNXIN

(下)

粉丝眼中“最感动最爱的言情小说”
读者心目中“最难以超越的三生三世经典恋情”

百万人气作者 女巫的猫

最新作品2015重装上市!

寂月皎皎 伍家格格 夏日紫

鼎力推荐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

三生三世
下

倾君心

女巫的猫
著

目 录

第一章	战事初起.....	1
第二章	金水之役.....	26
第三章	风华战场.....	54
第四章	因恋成魔.....	99
第五章	烟雨山庄.....	121
第六章	相思入骨.....	151
第七章	天下为君.....	182
第八章	战起六国.....	186
第九章	饮下前尘.....	191
第十章	人生如初.....	235



第一章 战事初起

帝都的官道上，三万铁骑留下的烟尘早已散去，那立在路中间身着白色风衣的女子却迟迟未离开，目光紧锁着前方，清秀的脸上仍有未散去的震惊。

三万训练有素，全副武装的铁骑，猎猎飞舞的旗子，夺目的盔甲，那么一瞬间，阿九都有几丝恍惚：那领队身着银色盔甲周身散发着凌厉气息的少年，根本不是会对她撒娇的君卿舞，那是一个真正的少年帝王，一个不但暗自训练了众多杀手，甚至能逃过太后众多眼线养出这么一批铁骑、城府极深的帝王。

一阵风迎面而来，如临行前他骑在马背上当着万人俯身为她整理发丝的双手，亲昵而宠溺。

他说，梅二，等我回来。

她静静地望着他，他深紫色的瞳眸里倒映出她苍白消瘦的面颊，但是她的眉眼带笑。世上最幸福的事便是，你望着你所爱之人时，他的眉眼里，千万人中也只有你。

君卿舞，你等我。

刚出宫，阿九就感到有一拨人一路紧跟其后，无论她怎样绕都难以摆脱对方。

不忍君卿舞独自上战场，更不放心左倾，阿九决定让秋墨代替自己在清河殿清修，自己则连夜出宫，欲早日赶上君卿舞的部队。却不想，刚出来，就已经被人盯上。

身后的人越追越紧，阿九回身，双手数枚飞镖刺目，对方大惊，慌忙大喊：“九公子手下留情。”

阿九闻声，收住手势，却见一个黑影人拿着一张面具跪在身前：“明风受紫月大人命令前来护公子安危，并任听差遣。”

对方的手中正是紫月的面具，这天下能在宫外守到她的，除了紫月怕并无其他

人。

见阿九眼中还有疑虑，明风召集其他黑衣人前来，一起撩开自己手背，皆是统一的月离人标记。

“紫月大人曾与公子有协议，有朝一日若君国内战，月离人定当全力支持。”

“你们紫月大人呢？”

“莫家造反，楚国亦有异动，大人已悄然前往楚国。”

阿九点头：“明风，你手下有多少人可借我差遣？”

“公子需要多少？”

“三十名精英，即刻备马随我离京。”

一个时辰之后，阿九带着明风等人连夜出京，途中为不引起他人注意，阿九同明风乔装成商人，其余精英皆潜伏在四周。几天之后，他们终于赶上了君卿舞的部队，缓速前进。

夜间，阿九找了一间客栈，欲好生休息，这几日赶路，她身体消耗到极致，而且总是没胃口，吃任何东西都有点恶心。刚落座，就看到一群女人跟了进来。带头女子身穿红衣，不是别人，竟是落花楼当日遇到的五娘，再看其身后的几个女子，虽衣妇打扮，可阿九还是一眼认出皆是落花楼打杂倒水的丫头。

和五娘也快有两月未见，而为何五娘会出现在这里？五娘带着几个女子，在这战事不断的地方出现，未免蹊跷了些。难道说和景一碧有关？

五娘一行人上楼看样子是要在此处留宿，阿九看准时机，紧跟而上，恰在拐角处撞向五娘。

“你是怎么走路的？走路都不长眼睛，像是丢了魂一样。”五娘被撞到，旁边的女子当即责骂起阿九来。

“姑娘，不好意思。”阿九不好意思地说道，“小生想起东西落在了房间，心里一急，冲撞了姑娘，还请见谅。”

“无妨。”

五娘向方才那怒叱的姑娘摇头，那姑娘马上噤声，一行人跟着进了房间。

看到五娘腰间的香囊，阿九轻轻吐了一口气，方才她将一味香料塞入其中，这几日，不管五娘在何处，她都能凭着气味寻到。说不定，能寻到景一碧。目光落在堂中一直安静的明风身上，阿九心中有些为难。之前紫月似有透露他们与景一碧有冲突，若遇上了，如何是好？

阿九和明风进了房间，明风神色肃然地立在三尺之外，面部表情一如前几日一样，千年不变。他手中有厚重的茧，食指异常厚重，看样子是用弓的高手。为了避免

真的能遇到景一碧，阿九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跟随自己的三十个人，阿九决定，十个用弓高手留在身边，其余人全部调去保护君卿舞。

对这一决定，明风相当震惊。他是紫月的侍卫，其真正的使命是保护阿九，可阿九态度坚决，他自是不敢忤逆。而对这个紫月大人亲自吩咐保护，江湖也传得沸沸扬扬的杀手，明风心中也怀了几分好奇。可几日观察下来，却发现此人身上感受不到丝毫杀气，甚至给人一种纤弱的感觉。但是行事果断，心思缜密得让人佩服，他们走过的地方，根本不留下丝毫痕迹。好奇之中，亦莫名多了一丝尊敬。

空气里传来一丝熟悉的香气，阿九目光温和地看向明风：“夜深了，明风先下去休息吧，明日还要继续赶路。”

“是。”明风退了出去，开门的瞬间，果然看到五娘带着几个女子路过。也在那一刻，阿九注意到，五娘走到阶梯处突然回头看了一眼明风，眼底有几分诧异。

“皇上，药好了。”看着案桌子上因疲惫小憩的人，右名还是轻轻喊了一声。

“嗯。”君卿舞睁开眼，深色的眼瞳因为连夜赶路，露出了疲惫的血丝，“快天亮了？”他看着帐子外面，安静地接过药，慢慢喝了下去。药味苦涩，却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味道。

“皇上，捷报。”

自从皇上亲自带着三万铁骑赶往战场的消息传开，前线士气高涨，连续三日，都有快马加急捷报送来。看了捷报内容，君卿舞手指地图：“在落坡峡谷拦着他们，阻止莫老贼和他儿子会合。”莫家兵力十万，分别在莫海棠父亲和哥哥手上。

“景一碧那边如何了？”

“回禀皇上，碧公子和左倾大人都安然无恙，我们需赶路两日，在落坡峡谷前面的金水便会合。”

“这一路上也辛苦他们了。”君卿舞听到两人安然无恙，松了一口气，顿时一扫疲惫，转身回到案桌，四下翻找。

“皇上，您要找什么东西？”

“有没有好一点的宣纸，朕该给夫人传一封书信。”

右名低声道：“皇上，三个时辰前您才给夫人飞鸽传了一封书信。”

“无妨，朕那封信是告诉夫人，让她别乱跑，记得按时吃饭。这封信，是要将捷报的消息告诉她。”右名只得寻来一叠素白的纸。

半杯茶之后，君卿舞抬起头来，疑惑地看向右名：“你说朕该写什么？写诗词，梅二比朕在行，谈兵法，她不懂……”

“皇上，您说告诉夫人捷报的消息。”右名轻声地提醒道，看到君卿舞不悦地

皱眉。

直到天蒙蒙发亮，君卿舞才将一封寥寥几字的书信递给右名，还急切地问道：“夫人的回信到了吗？”

“皇上，卑职想，恐怕还在路上。”

“这么晚？！午时该到朕手上了吧。”

右名嘴角一抽，心道：卑职的意思是皇上的第一封信还在路上呢。

某人十分地不悦：“等飞鸽来了，将它煮了犒劳将士。”

右名手一抖，鸽子何其无辜，只是一想到夫人不在身边，皇上性格又变得古怪难测，右名觉得，其实最可怜的还是自己啊，不但要劝慰皇上静候夫人的回信，还要耐心地回答皇上一天数十次的：梅二会不会不给朕写回信等如此可怕的问题。

根据路上留下来的香气，阿九非常确定，五娘一行人的目的地，就是落坡峡谷的金水。而根据消息，景一碧他们遇伏的地方，也离这里不远。莫老头带兵出逃，若是要与他儿子会合，这也是必经之路。看来，这里将要发生一场大战。

路线都是临时通知明风的，因此两日之后，阿九突然命船夫停船上岸时，明风脸上露出了隐隐的不安之色。而那时，天正晚，月影朦胧。

还是和平时入客栈一样，先订了普通的靠窗房间，然后安安静静地吃饭，开始休息。明风吃完饭，安静地站在阿九的门口，并没有离去的意思，而是警惕地看着四周。剩下九个人，分别部署在客栈里外，因为少了二十个人，大家只得更加警惕，直到紫月公子回来，他们都不得让九公子有丝毫的闪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屋子里突然有窸窸窣窣的响动，明风破门而入，看到邻江的窗户突然被打开，一道黑色身影跃了下去，随即是一声低沉的落水声。

“九公子！”明风声音一颤，冲到了门口，看到江里薄冰裂开，露出水的地方映着月光，阴冷无比，而九公子已经消失。明风心一沉，唤来了四处守卫的人，然后分头开始寻找。

阿九从窗台上的房梁轻轻跃下，沿着江边，飞快地换了行头，朝南边走去，最后停留在一处小客栈的房顶上。屋子里香气浓郁，阿九揭开瓦，看着里面布置得十分漂亮。五娘坐在铜镜面前，仔细地描眉。五娘面容有天生的妩媚，一颦一笑间，尽是人怦然心动的风情和魅惑。只是，今日的五娘不似两个月前如辣椒般热情，而是忧愁地看着铜镜中的自己，眼底有一丝凄凉。半晌，她目光落在旁边的一只香囊上面。那香囊是绿色的，金边缝合，缀上了一朵桃花，十分好看。

“五娘，快到时间了。”旁边的女子将黑色的披风给五娘披上。



“嗯，你们都早些休息，切不可掉以轻心。”五娘声音恢复了以往的严厉，然后慢慢出了房间。

外面有一辆马车，五娘独自一个人上了车，朝金水西边走去，到半路，停在了一个小客栈，然后换了另外一辆马车，最后绕回来，在不远处的酒楼停下。阿九预感，她要找的人就在里面。

屏风的前面，一个人靠在铺着白色狐裘的小榻上，负伤的手里捧着一本书，正低头认真阅读。阿九站在屏风后面，目光静静地看着景一碧。

“嘤，嘤嘤……”门推开，精心打扮的五娘走到景一碧身前，俯身行礼，“公子。”

景一碧一直看着书，许久才缓缓抬头看向五娘，目光淡然地从她脸上扫过，然后道：“嗯，就这个样子，很好。”明明是赞扬的话，却因那冰凉的语气，变得有几分冷酷无情。五娘面色惨白，俯身为景一碧倒茶。

“这一路，可是顺利？”

“回公子，一路都顺利。”五娘轻声回道。

“辛苦了。”

“这是属下们应该的。”

“现在大局未定，如何安排我会尽快通知你们，到时候再见机行事。”

“五娘明白。”五娘将茶放在他身边，轻声道，“公子，您的香囊旧了，属下为您换一个新的吧。”

阿九的位置刚好在屏风后面，倒是看不到他的香囊，不过倒是让她想起了五娘出门时凝望的那个香囊。瞬间，阿九似乎明白了什么。景一碧终于放下手里的书，低头看着腰间的香囊。

红色金边福囊，旁边挂着一个晃着脑袋的人偶娃娃。手指弹了弹人偶，那娃娃晃着脑袋，摆出一副憨憨的笑。景一碧抿着的唇，也不由得拂起一丝笑容。

“那边来消息，他们明日应该就到了。”

拨弄娃娃的动作停了下来，景一碧突然想起，明天君卿舞带着三万铁骑就要赶往金水了。不由得，手指渐渐将娃娃握紧，然后摘下来，放在了怀里。

“时候不早了，都下去做准备吧。”一向淡漠的他，语气里突然多了一丝不耐烦和焦躁。

五娘看情景，知道公子心情不好，转身退出了房间。

看他安然无恙，阿九寻思着明风也急着找自己，转身欲离开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屋子里的灯突然熄灭，一道黑影闪电般掠来，竟然赶在她前面一步，扣住她手

腕，将她压在了墙上。

“谁？！”景一碧受伤的左手放在阿九脖子上，冷声质问。

阿九正要开口，房顶传来了窸窣的声音，很显然，正有一大批人往这边潜伏而来，随即，几个黑影闪了进来。

“找。”那个人低声吩咐道。

危险突如其来，景一碧的手捂住了阿九的唇，退到了窗边。

“刚才还亮着灯，人一定没有走。”随即，黑影越来越多，景一碧看了看窗户，然后抬腿用力将屏风踢向另外一侧。黑暗中，屏风和桌子相碰撞发出了巨大的声响，几乎是同一时刻，阿九感觉到身子一轻，整个人被景一碧抱起来，然后跳入了结了薄冰的河中。

水……水？！

在落入水中的那一刻，阿九整个大脑因为刺骨的寒冷而瞬间空白。十年前落入水中的噩梦再度席卷而来，好似无数幽灵瞬间涌出，啃噬着她，淹没了她。

“十一，十一……”梦呓一般，在冰水灌入口中要夺走她呼吸的那一刻，她喊出了十年前的那句话。而就在那时，面纱被水冲开，灼热而柔软的唇覆盖在她唇上，那就要耗竭的呼吸瞬间补了进来。而对方亦越发抱紧着自己的身体，氧气的灌入，并没有让她有任何意识，反而更加地害怕。

十一……她看到的是，两人在雪地里狂奔。看到的是他们在水里，十一抱着她挣扎。看到十一焚化在火中那明艳而悲伤的脸。

“阿九……快醒过来。”阿九听不出那个声音是谁，只是觉得身体突然脱离了那刺骨的冰水，然后身上的衣服被褪去，贴着另一个人滚烫的皮肤，然后又被紧紧地裹着。身体在颠簸，那个抱着自己的人，应该在奔跑。只是，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

“让开，备水。”那一路温柔唤着她的声音，突然多了一分暴戾，甚至可以感觉到抱着自己的人，身上突然涌起的杀气。与此同时，她的身体，再度被卷入水中——是滚烫的水。

那一夜，天空突然飘雪，整个金水一夜雪白。白色的帷幔帐子，映着屋子里的火光，透着一种柔和。景一碧坐在前面，看着床上依然昏迷的人，眉心不由得紧锁。见旁边的大夫起身，他赶紧追问：“到底怎样？”

“回公子，情况不是很好。这位夫人好像身体本来就有寒疾，现在落入水中，寒气更加根深蒂固，虽然及时驱寒，然而却只是表面。”

“那到底如何才能醒过来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大夫为难地叹了一口气，“老夫即便是开药也无济于事，唯一的



方法是找一个内力高深的人，每日为夫人驱寒。而且，千万不要碰任何冷的东西。现在正值冬日，即便是坐在没有铺垫的凳子上，很可能都会让寒疾复发。更何况，夫人如今有孕在身，虽然刚才落水，没有动胎气，但是若不小心，胎儿也会不稳。”

“什么？”景一碧难以置信地看着那个大夫，“你说她真的有身孕了？”

“呵呵，公子莫不是大意，连自己夫人怀孕都不知道。老夫刚才把脉了许久，虽说夫人体质不好，不过，胎儿安稳，可见夫人平日相当注意保胎。夫人身上有几味老夫熟悉的药味，都是世间罕见的名药。”

景一碧怔在远处，目光落在帷幔帐子上，然后声音微微轻颤：“给大夫打赏。”很快进来一个人，将大夫送到门口。

“等等。如果她醒不过来，腹中的孩儿会如何？”

“公子，母子一体，夫人若醒不来，不久寒气就会凝断所有血脉……”大夫顿在了此处，话已经说得很明了。

房门再度关上，屋子里只有他的侧影显得十分的落寞。许久，他重新挂好帘子，看着昏迷的人，然后手指轻轻地拨开沾在她唇边的一缕青丝。胸口像是被人狠狠捏住，他悄然握着她的手，喃喃问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怎么这么傻，不知道这儿多危险吗？”从来没有如此懊悔过，懊悔自己竟然在那个时候，想着愚蠢的方法，跳入结冰的河中。如是知道这个结果，他宁肯在房间里，也不会带她进入危险的地方。

“你曾说，永远不会将我置身于危险之中。”他将她冰冷的手贴在脸上，小声地说道，“可是，我却一次次将你置身于危险之中。”

“如今皇城多安全啊，可你，为何偏偏还跑过来。”声音多了一丝愤怒和责怪。原来，自己在面对这个人时，情绪也容易失去控制。自嘲掠过嘴角，他的手，放在她小腹上，然后痛苦地闭上了湛蓝色的眼眸。

“公子。”门口传来了五娘的声音，景一碧坐在原位置未动，只是说了一声进来。

药是刚刚煎好的，冒着热气，五娘小心翼翼地走过屏风，刚好看到景一碧的侧脸。而床上睡着一个人。看清那个人的容颜时，五娘面色顿时惨白，险些拿不住碗。那是一张完全陌生的清秀脸，发丝散开，白皙漂亮的脖子若隐若现。不，脑子里突然闪过几天前在客栈碰到的一个人，她见过这个人，是的，准确的说是见过那漂亮白皙的脖子。当时进客栈时，一个人慌里慌张地跑来，险些将她撞倒。那个人是男子的口音，干净低沉，但是对方低着头，再加上时间紧迫，她只是注意到对方头发下的脖子很美。

目光再看到公子紧紧握着对方的手，五娘顿时觉得一阵刺痛，轻声道：“公

子，药煎好了。”

“阿九。”景一碧腾出一只手，放在阿九额头上，“醒来喝药了。”

阿九？！听到这个名字，五娘整个人大脑一片空白，许多画面瞬间充斥着记忆。她想起了在客栈看到的另外几个人；想起了被公子藏起来的那个娃娃；想起了落花楼……想起了公子苏州回来后，一直喊着的一个人名；想起了公子曾在房间里反反复复地写的一首诗词。原来，是这样的。

“将药给我。”

将药递给景一碧，五娘出了房间，神色悲怆地看着外面的飞雪。突然间，她有一种预感，这是人生中的最后一场雪。

白色的狐裘，披在身后的发丝，落雪中精致高贵的容颜，却并没有因为又多出的捷报而露出任何欣喜。深紫色的眼瞳看着灯笼下飘飞的雪花，然而，思绪已经走远。

三万铁骑提前到达这里，兵分三路将会秘密地把莫家包围在落坡峡谷。这一仗，因为皇上亲自带兵，士气高涨，胜算在即，只要等着皇上亲自割下叛臣逆贼的头颅便可凯旋。胜利近在咫尺，可是，越是到这里，皇上面色越忧虑，连带咳嗽也加剧了很多。

原因是，迄今为止，他们没有收到帝都的任何来信。这几日，皇上也常常兀自发呆，苍白的脸也难掩落寞。

“梅二还没有信吗？”他垂眸，喃喃。

“皇上，金水在南边都下这么大的雨，帝都怕早堆积几尺雪了，信一定在路上耽误了。”

“真这样啊？”

“自然是这样，夫人如此紧张皇上，怕早发了不知多少封信了。”

“你觉得夫人在乎朕？”君卿舞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意。

“卑职哪能说假话。那会儿皇上遇刺，娘娘一直候在殿外。那小春子也说了，娘娘其实不会做菜，还亲自让桃红教她如何煲汤，最后做了新鲜的鱼汤给皇上送来，为了这鱼汤，娘娘可是亲自去湖边钓的鱼。”

“什么？”君卿舞脸色陡然一变，吃惊地问道，“夫人亲自去湖边？为何你当时没说？”

右名懊恼地低头：“皇上那会儿没有问卑职，卑职也不敢乱答。”更何况，那会儿他还没有瞧出皇上的心思，只知道，皇上嚷着不要见夫人。而且提到她，就火冒三丈。除非那个时候他是不想活了。而现在，如果不说，那他也不用活了。



君卿舞脸上笑容绽开，原本惨白的脸都因为刚才那几句话，顿时容光焕发，那样子，甚至比听到捷报还开心。

“还有什么，都说说。”就光听着她的事情，已经像是吃了蜜枣一般开心。

“皇上，上次您不是说夫人让人给您送空茶杯吗？你想想，若非她在乎你，若非仔细去了解皇上喜好，哪里知道皇上有洁癖？”

想到那件事情，君卿舞也不由得笑了。

“那一次莫海棠折腾娘娘，依她倔强的性子，心中若没有皇上，怎么会用那样的方式报信，希望皇上救她。皇上您想想，哪个女子不爱英雄救美的？”右名看君卿舞开心得花枝招展，继续道，“皇上，您就是夫人心中的英雄啊。”

“嗯。”君卿舞满意地点点头，高兴得有些摸不着头脑。

“夫人还问过卑职您的病情。”

“你说了？”君卿舞笑容凝住。

“卑职没有说。”

“嗯，别告诉她。”君卿舞唇角有一丝苦涩。以前都觉得生离死别如此淡然，然而，想到她的样子，想到她站在风中为他送行的样子，竟然觉得再也不想要生离死别了。

“皇上，天这么冷，您这几日瘦了，若回去让夫人看到，一定会伤心，这样卑职也无法交差。”

“嗯。”这一下君卿舞倒是乖乖地点点头，“这雪下不了几日的。”

“是啊，说不定还没有等到下雪，夫人的信就到了。”

转身进了楼台，外面哨兵匆匆送来一封信：“皇上，找到碧公子了，亦在金水的西边。”

“好。明儿去看他们。”

有一股灼热沿着手心传达到四肢，原本冰凉的手果真暖和了起来，甚至身体每一寸都被火温暖着。苦涩的药味同时灌入了口中，呛得阿九不由得连续咳嗽起来。这么一呛，她当即转醒，看清景一碧在眼前，吓得顿时跳起来。

“阿九。”不知道她为何这个反应，景一碧惊了一跳，忙将她拦住，避免她赤着的双脚落在地上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阿九看向旁边的铜镜，里面映出的是一张陌生的清秀脸庞，当即松了一口气，还好，她的面具还在。

“我落水昏迷了多久？”阿九看着自己深色的衣服干干净净地在旁边，忙抓了

过来，往身上套着。

“一晚。”一整晚，他不停地给她灌入内力，才将她喊醒。

“一晚？！”阿九大惊，心道惨了，明风一定急着找她，不能让他发现景一碧在这儿。

“多谢昨晚相救，我先告退了。”

“你要走？”景一碧抓着阿九的手，突然觉得不妥，忙放开，“昨晚有人追杀我，是我连累了你。你如今刚醒，身子还没有复原，还是稍微休息一下。”

“无妨，我身体好得很。”阿九穿上夜行衣对他笑了笑，然后弯腰去拿鞋子，却看到景一碧挡在她身前。

“阿九。”他声音很轻，犹如三月的春风，“告诉我，为什么你出现在这里？昨晚，你是来找我的吗？五娘说，几日前你就跟踪她了。”

阿九抬头，对上那双蓝色的双眸，尴尬地点点头：“嗯。”没想到，竟然被发现跟踪了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找不到，所以跟踪啊。”

“我说的不是这个。我想知道，为什么你要来找我？”

阿九一时愣然，正要回答，突然看到五娘推门进来。

“公子，他们来了。”五娘的声音非常焦急。

“谁？”景一碧疑惑地回头，对五娘突然闯了进来，有些不高兴。

“皇上。”

这两个字犹如晴天霹雳，当即让景一碧和阿九愣在原地，半天没有反应过来。两人面面相觑，突然听到门口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皇上，卑职看这金水风景不错，碧公子选的酒楼也雅致。”这声音，不是右名还能是谁？

“嗯，景一碧向来喜欢这种地儿。”

君卿舞！

这个时候跳窗来不及了，景一碧将阿九推到床上，飞快放下帐子，一回身，看到君卿舞已经推门而入。

景一碧飞快出来，苍白着脸，行礼道：“皇上。”

看他神色，君卿舞道：“爱卿如此憔悴，近日可辛苦了你。”

“臣只是做了本分。”

“嗯？”君卿舞背着手，半眯着紫色的双眸，狐疑地打量着景一碧，“今天，朕觉得你有些不对劲儿？”

“皇上，这如何说？”景一碧当即一愣。



“因为，没有看到你脸上那惯有的假笑。”

两人相识多年，亦君臣，亦朋友，更多的时候亦是对手。

慢慢往里面走了一步，目光停在那宽大的半透明屏风上，君卿舞看着上面的兰花，然后背对着屏风坐在了椅子上。

景一碧走过去，在旁边的位置坐下，神色却是不安地看了一眼里面的阿九。

“听说昨晚，你又遇到伏击了？”

“嗯。”景一碧点点头，“来的人还是和以往一样，同属于莫家。”

君卿舞目光了然地落在景一碧脸上：“你气色这么差，难道昨晚受伤了？”

“无伤，只是落入水中，可能有点受寒。”景一碧轻声答道，看君卿舞慵懒的坐姿和漫不经心的语态，似乎没有急着想走的意思。而阿九，则一直无奈地待在帐子里，看着屏风前面那个熟悉的身影，心跳有些紊乱。

“怎么没有看到左倾？”君卿舞支着下巴，看了一眼屋子，见五娘低着头，恭敬地站在旁边。五娘他见过，也知道是景一碧的人。

“上次受伏，左倾亦受了重伤，担心一路不能安全到达金水，臣便与他分头行走。不过，明日也该到达金水了。”

“现在莫家那边如何？”

“莫老贼已经在落坡谷，只等将他包围。至于他儿子，十万铁骑如果一同赶过来，我们这边还是有些吃力……”

对方长年征战，不管是经验还是战士都比他们丰富。现在，君卿舞这边的优势就是皇上带兵，战士气势高涨。但是若真的对抗起来，恐怕还要想些其他方法。

“看样子，你已经想出办法了？”君卿舞瞟了一眼五娘，凭着多年的相知，已经看出景一碧的方法。

莫老贼的女儿莫海棠，十六岁入宫，在君卿舞身边。而他的大儿子，长年带兵在外，享有“骠骑将军”的称号，据说他英勇好战，只是，唯一的缺点则是好色。这两年，君卿舞收到关于莫老贼大儿子莫扬私招军妓的弹劾可是不少。而这些，君卿舞都置之不理，甚至暗地里也纵容了莫扬这么做，为的就是等到有一日，他必然失足。对君卿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，莫扬则以为君卿舞没有能力管辖，自然更加狂妄，私下里也喊君卿舞为病秧子。如今听说君卿舞带兵，莫扬根本就不放在眼里。

“这方式值得一试。不过，皇上来到金水，对方也必然得到消息，还得十分小心。”

“景一碧，还是你凡事都考虑得周到。”君卿舞满意地点点头，突然发现屋子里的窗户都是紧闭着，而且屋子里还有一股浓烈的药味。

“你刚才在喝药？”君卿舞皱了皱眉头，似乎不适应这个。

“是。”

“将窗户开一下，全是药味。要保持空气流通。”君卿舞轻轻地说道，然后让右名去开窗户。

外面还飘着雪，只是稍微开了一个缝隙，阴冷的风便灌入。景一碧脸上当即有一丝慌乱，不安地看向君卿舞身后，似乎感觉到那轻纱帷幔在拂动，而这个细微的动作并没有逃过君卿舞的眼睛。

君卿舞从位置上起来，负手在屏风旁踱了几步，然后走到窗户边，将那扇窗户推得更开：“金水的雪景不错。”

这下，景一碧身子不安地动了一下，君卿舞目光一瞟，才注意到屏风的左侧，小案桌上，有一件粉色的衣衫。

女装？！

君卿舞挑眉一笑：“景一碧，朕觉得这一次回去之后，得给你选一位夫人了。”

“谢皇上美意，只是臣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。”

“朕不这么认为。”君卿舞重新关好窗户，笑了笑，慢慢走向屏风。谁会大白天的将帐子放下来？看来要马上赐婚，将景一碧踢得远远的。金水一战过去之后，干脆就让景一碧在金水成婚，永远也不要回帝都了。

看到君卿舞意图不轨地走向屏风里面，景一碧忙上前，道：“皇上，今日好不容易会面，倒不如和臣对弈一局。五娘，去取棋子。”

君卿舞眯眼一笑：“好啊。”

阿九看到君卿舞走过来，心都蹦到嗓子口了，听到说下棋，才松了一口气。然而，脑子一轰：惨了，自己的鞋子还在外面。看着君卿舞转身的瞬间，忙伸出手将鞋子抓了起来。谁料就在这个时候，君卿舞竟突然回头，刚好看到帐子里面伸出的一只手。而对方，抓的竟然是……一双男人的鞋子。

这一下，君卿舞眸色一沉，男人的鞋子？

而就在这个时候，里面发出布碎撕裂的声音，君卿舞声音一凛：“谁？”

阿九知道已经隐瞒不过，飞快地将撕下来的衣服遮住面容，然后撤下帷幔帐子，跳出了房间。

以前每次见君卿舞，为了不让对方怀疑身份，她是加高鞋底，而且肩膀地方会塞上棉花，让他认不出体型。今天，只有将自己裹一番了。

一个黑色的身影从床上突然冲出来，那人手中的白绫灵活地缠住了窗边的花台，并借着白绫就想要从窗户逃走。君卿舞动作飞快，抢先一步挡在了那人面前。阿九看有黑影掠来，抬腿便是一脚，然而看清对方时，不得已地忙收回脚逼着自己倒退



几步。

瘦了……阿九心口一疼，看着君卿舞。因为动作极快，她后退几乎是几个跟跄，君卿舞也逼近，想要抓住她。

景一碧看到冲突，跟着上去，一把将阿九抱着，然后退到了屏风后面，用身体挡住，才没有让阿九摔倒在地。

“皇上。”景一碧挡在阿九身前，紧紧地握着她冰凉的手，看着君卿舞，“这是臣的朋友。”

“朋友？”君卿舞看着景一碧挡着的那个人，不悦地眯起了眼睛。就算不被挡住，那个人穿成那样，裹成那样，他也看不出样子。

“既然是朋友，那为何见了朕要躲起来？”君卿舞冷冷一笑，“还把自己藏得这么严严实实，刚才，如果朕没有看错，你是想踹朕一脚吧？”

阿九无声地叹了一口气，刚才她是想踹，不是看到他就收回来了么？

景一碧吸了一口气，更用力地握紧阿九的手：“皇上，我这位朋友，昨日感染了病，所以才将自己裹起来。刚才那药，也是为她煎的，大夫说她不能遇寒，刚才皇上来，臣便让她待在床上。若要责罚，就责罚臣吧。”

“你让他出来，朕就不责罚。”君卿舞哼了一声，自己真容易上当？

“这……”

“皇上，草民面容毁了，怕出来吓着了皇上。”不得已，阿九只能再度变声。

“面容毁了？这里有太医，但是你刚才的行为，可知道是什么罪名，朕可以诛你九族。出来！”听君卿舞的口气，根本就没有要放阿九走的意思。

景一碧松了阿九的手，在她手心写了一个字。阿九意会，突然指着君卿舞后面，大叫：“荣华夫人！”

君卿舞一听，忙转过身跑到窗户边往街道上看去，只看到雪茫茫的街上，有熙攘的人群，根本就没有自己魂牵梦绕的人。等回头，哪里还看到刚才那个人的身影？右名本来也要去追，却是被景一碧给拦住了。

“混蛋！”这下，君卿舞顿时火冒三丈。没想到，竟然被一个陌生人给这样戏弄了！

“翻了金水，也将那个人给朕找出来。”君卿舞咬牙切齿地喊道，然后看着景一碧，“景一碧，你越发地大胆，当着朕的面敢撒谎，还敢藏人，还敢护着他逃跑。”

“臣知错。”景一碧低下头。

“那个人到底是谁？”

“皇上，只是一个朋友。”



“不想说？你知道朕的兵就在外面，只要一声令下，苍蝇都飞不出去。既然是朋友，你若说出来，朕不会怪罪。你分明是在隐瞒朕，可知道欺君之罪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？”

“皇上，并非臣不想让那个人见您，而是，皇上您不想见那个人。”

君卿舞眸色一沉：“谁？”

“阿九。”

阿九？

这一下，君卿舞的脸色已经气得菜青，看了景一碧半晌，冷笑道：“好，景一碧，不错。朕早该料到，那个人该是阿九。”这天下，有几个人敢抓着他弱点不放？恐怕也就那个人敢指着他身后喊一声荣华夫人，其他人，给十个胆子都不敢。

戏弄他？

君卿舞深吸了一口气，眯着紫瞳看着外面的街道。真的太好了，竟然自己送上门来，这一次，无论如何都要将她困在金水。

“右名，回去。”君卿舞已经迫不及待地出了客栈，带着右名回到自己的营地，准备安排人追捕阿九。

“皇上，我看那个阿九这一次也跑不了。刚才臣出来时，看了一下那碗药，好似病得不轻，吃着驱寒的药。”

“那更好，但是千万不要大意，那个人狡猾得很。”

果然，回到营地，几十个黑衣人就悄然进入金水，开始寻找阿九的身影。而这会儿，阿九从窗户逃出去之后，竟然在不远的地方碰到了一脸焦急的明风。几人回到客栈，明风并没有追问昨天的事情，只是显得比昨天还要谨慎一些。

考虑到君卿舞一定会抓她，阿九也不急着离开，反正当时遮了脸，君卿舞也认不出来。而现在阿九担心的是左倾，左倾明天就会赶来这里，而景一碧和君卿舞都不知道其真实身份，将他留在身边，决战之时，定然会打败。她必须阻止左倾回来。

到夜幕刚落下时，阿九穿上夜行衣，准备带着人离开，门口却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阿九看了一眼明风，然后警惕地看向门口：“我去开门。”明风点点头，悄然地退到暗处。而门口，站着的竟然是景一碧。

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“能让我进来么，外面很冷。”景一碧轻声地说道，阿九这才注意到他白色的披风满是积雪，看样子，是走了很长的路才到这里的。

回头没有看到明风的身影，阿九还是让景一碧进来。

“这儿很危险，你怎么晚上出来？”